

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三块基石

——《诗经》赋、比、兴表现手法探讨

李芳, 卢锐

(西昌学院 中文系, 四川 西昌 615022)

【摘要】《诗经》赋、比、兴表现手法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深远。赋、比、兴表现手法的本质, 在于它反映了情与物的关系, 是一种以形象思维为基础, 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抒情手法。

【关键词】 赋、比、兴; 抒情手法

【中图分类号】I05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1673-1883(2005)02-0019-03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,也是世界文学史上较早的诗集之一。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,世界上有两部书对后世的艺术影响很大,一部是中国的《诗经》,一部是《荷马史诗》。《诗经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,它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。几千年来,它那广博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手法,给后世诗人的创作,提供了成功的借鉴。其中的赋、比、兴手法,更是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艺术,被称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三块基石,至今仍对中国诗歌有着广泛的影响。

赋、比、兴,是古人研究《诗经》时,对其表现手法所作的朴素总结,最早的记载见于《周礼·春官》和《毛诗序》。关于赋、比、兴的涵义,历来众说纷纭,其中影响较大,至今仍广为援用的,是宋人朱熹的观点。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阐述道:“赋者,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(赋,就是铺陈直叙);比者,以彼物比此物也(比,就是用一事物来比喻另一事物);兴者,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(兴,就是先借用别的事物来起兴,然后再引出所要歌咏的事物)。”

朱熹的这种观点,简单明确,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《诗经》以至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,但这种阐述,主要是从句式上和修辞上来加以分析,思辨更多地停留在对事物的表象认识上。

俄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:“情感是诗的天性中一个主要的活动因素,没有情感,就没有诗人,也没有诗”。中国古代文论中,也有很多类似的论

述:“诗言志”(《尚书·尧典》);“诗言情而绮靡”(陆机《文赋》);“诗者,吟咏情兴也”(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辩》);“诗者,人之性情也”(袁枚《答施兰诒诗书》);“诗以道情”(王夫之《古诗评选》)。强烈的表情性,是诗歌的基本特征,中国古代诗歌,更是具有以抒情为主的审美特征。“诗言志”,历来被当作中国古代诗歌的“开山理论”。钟嵘在《诗品序》中,直以“吟咏情性”作为诗和诗歌创作的代名词。情感,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,情,已成为诗歌的生命和灵魂。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时,不仅要把握它以抒情为主的审美特征,同时,更为重要的,是要了解中国古代诗歌在抒情手法上所表现出的鲜明的民族风格,具体说来,主要就是借助赋、比、兴表现手法,通过一个个蕴含作者情感的事象和物象来抒发感情,具有委婉含蓄、韵味悠长的抒情特点。赋、比、兴表现手法,究其本质而言,就在于它揭示和反映了情与物的关系,是一种以形象思维为基础,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抒情手法。对此,钟嵘在《诗品序》中有独到的分析:“故诗有三义焉,一曰兴,二曰比,三曰赋。文已尽而意有余,兴也;因物喻志,比也;直书其事,寓言写物,赋也。”胡寅在其《斐然集》中,又借李仲蒙之口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:“叙物以言情,谓之赋,情物尽也。索物以托情,谓之比,情附物也。触物以起情,谓之兴,物动情也。”

用今天的话来说,赋,就是表现事象、情在其中的表现手法,也即通过对事物的描述,将感情融注其

收稿日期:2005-01-07

作者简介:李芳(1963-),女,讲师,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研究。

中的表现手法。赋的手法在《诗经》的《大雅》、《颂》中运用最多，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中也不少见。《豳风·七月》全诗按季节变化，对奴隶一年的生活作了较全面的描述：一方面，奴隶们全年无休止的耕作、修屋、打猎、养蚕、织布、缝衣；一方面，自己却“无衣无褐”，“采荼薪樗”，年轻的女奴还要“殆及公子同归”。透过这些具体描述，诗歌暗传出奴隶的愤恨和忧伤。《卫风·氓》通过女主人公追述恋爱结婚以至被遗弃的经过，抒发了她的悔恨和“反是不思”的决绝之情。赋的手法不仅在《诗经》中自成一体，还对以后的叙事诗和赋体文学有着直接影响。

比，就是由情及物，借物言情的表现手法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“情往感物”。它往往借助于类比联想，将情与物联系起来，既有鲜明的形象性，又耐人回味。在这里，诗人由情及物，情在物先，所见之物，皆著我情，摄之入诗，便成形象。《诗经》中的比，以形写神，将抽象的感情诉诸形象，从而深化了思想，增强了诗感染力。《魏风·硕鼠》把奴隶主比作贪得无厌的大田鼠，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剥削者贪婪可鄙的寄生本质，抒发了奴隶们对剥削者的愤恨之情。《邶风·柏舟》用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，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”作比，鲜明地抒发了女主人公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强烈感情。《王风·采葛》用“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”来抒写离别后的思念之情，早已成为传世佳话。《诗经》用比之处很多，且都能紧扣诗中的情、事、景，十分贴切。

兴，就是触景生情，并加以抒发的表现手法，也即古人所说的“物来动情”。在这里，诗人因外物而感发，契合既有的情感，然后借对外物的描写，来引出诗人内心的思想感情，并为抒情叙事创造意境，烘托气氛，是一种意韵悠长的表现手法。兴的手法，在《诗经》中运用得很多，多见于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。“鸡栖于埭，日之夕矣，牛羊下来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不思？”——《王风·君子于役》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画面：一个山村妇女，在静谧的黄昏景色中，倚门伫望。在她的视野中，太阳落山了，牛羊入圈了，鸡也回巢了，连牲畜家禽都在亲热的鸣叫声中团聚了，却不见自

己的亲人回来。她内心的孤寂和痛苦，对丈夫深切的思念，对徭役的强烈怨恨，都在日暮黄昏这一特定景象的触发下一刹那间涌现出来，情由景发，景著我情，构成了一种迷离怅惘，深沉绵渺的艺术境界。《秦风·蒹葭》一开篇就用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描绘出一种萧条清冷的意境，为抒发诗人忧伤失望的心情渲染了浓烈的气氛，全诗情调凄婉动人，缘景而生情，情景相融，意蕴无穷。

赋、比、兴手法自成一统，各有所长。赋的效果是叙述事实，状绘物态细致周密，文意鲜明，但容易走向冗赘散漫。比、兴的效果是比喻贴切，寄意委婉，文情深刻，但容易走向隐晦蹇涩。《诗经》在具体的写作中，常常将三者结合起来，既避免了专用比、兴的“深”，也避免了专用赋体的“浮”。《卫风·氓》全篇以赋为主，也运用了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苦”；“桑之落矣，其黄而陨”等比兴手法，以此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。《诗经》中成功地运用了赋、比、兴手法的诗篇很多，象《小雅·采薇》、《秦风·蒹葭》、《幽风·七月》等著名篇章，因其融情于物，借物抒情，既充分抒发了诗人的情感，又贴切地描绘了事物的形象，有着“穷情写物，最为详切”的艺术效果，千百年来，一直广为传诵，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典范。

赋、比、兴的表现手法，对后世的诗歌影响极为深远，从屈原的芳草美人喻君子，到当代的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”，无不显示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。赋、比、兴的表现手法，早已成为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。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不了解赋、比、兴的手法，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诗歌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对《诗经》赋、比、兴表现手法的认识，仅仅了解朱熹《诗集传》的观点，还远远不够。赋、比、兴手法，究其本质而言，在于它反映、体现了情与物的关系，是一种以形象思维为基础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抒情手法。只有把握了赋、比、兴手法的本质特征，我们才能更好地去感受《诗经》千百年来让人“味之者无穷，闻之者动心”的实质所在，也才能更好地去了解中国诗歌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。

注释及参考文献：

- [1]李泽厚，刘纲纪.《中国美学史》.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7年7月版.
- [2]张岱年，方立克.《中国文化概论》.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4年5月第1版.
- [3]章培恒，骆玉明.《中国文学史》. 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4月第1版.
- [4]褚斌杰.《中国文学史纲要》. 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6月第2版.
- [5]宗白华.《美学散步》. 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2月版.

Three Cornerstones of Creating Ancient Chinese Poetry

——A Discussion of Fu , Bi , Xing in Concise Collection of Poems

LI Fang, LU Rei

(Chinese Deparment , Xichang College Xichang, Sichuan 615022)

Abstract : The expressive forms of Fu , Bi and Xing in have a far 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poem creation. Their nature lies in the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lings and thing, a way of expressing feelings based on thinking in images and featuring a vivid national style.

Key Words : Fu , Bi , Xing ; Ways of Expressing Feelings